



橘子树下的爱情

金波



著

比《山楂树之恋》更纯净的爱情故事，
比静秋更纯洁的少女情怀。

三十年的沉淀、四年多的运笔，作者深情讲述发生在青涩时代的爱情故事，
演绎至纯至美的人间真情，让今天的你，心灵为之一颤。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重庆出版集团

橘子树下的爱情

金波 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橘子树下的爱情 / 金波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
2015.8

ISBN 978-7-229-09962-6

I. ①橘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13143号

橘子树下的爱情

JUZI SHU XIA DE AIQING

金波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陶志宏 曾玉

责任校对: 刘小燕

装帧设计: 姚小丹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: 17 字数: 272千

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9962-6

定价: 28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
云居山下的少女 / 1

第二章
橘子树下的呻吟 / 25

第三章
幸福的小长工 / 51

第四章
爱情遭遇西北风 / 83



第五章
情断鄱阳湖 / 115

第六章
万念俱灰的日子 / 139

第七章
重返王家畈 / 163

第八章
爱火再次点燃 / 17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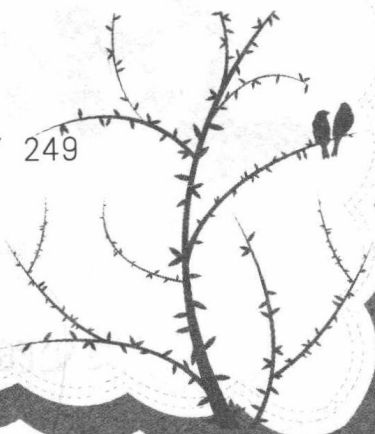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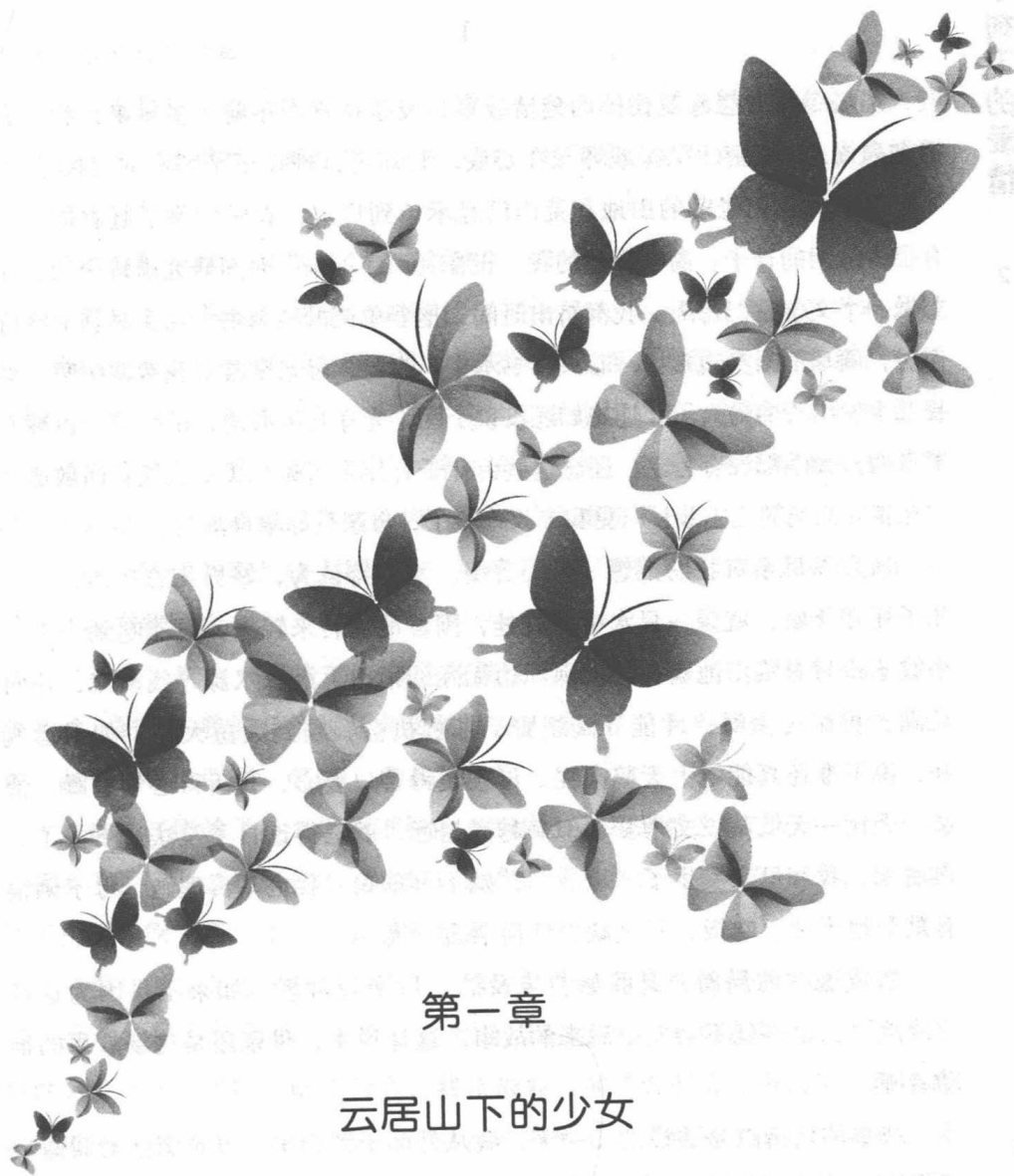
第九章
为了梦里的花果山 / 195

第十章
死而复生的恋人 / 217

第十一章
为爱付出的代价 / 237

第十二章
绿叶在泪光中飘落 / 249





第一章

云居山下的少女

1

那场令人一想起就伤感的爱情故事，发生在三十年前。多年来，我一直把它列为A级机密，深深地埋藏在心底。我知道，现在正是解密的时候了。

那时，我们老家的田地和荒山已经承包到户了，农民们除了赶农忙，还有很多清闲的日子。高中毕业的我，正在利用“三余”时间研究唐诗宋词，立志做一个文学家。每天，我都挤出时间，抱着单调的线装书，摇头晃脑地吟诗作对，两耳不闻身边事，一心只在书本中。为此，母亲常常对我絮絮叨叨，说我二十岁出头的男人了，连媳妇还没说上呢，光守几亩薄地，忙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；大学都没有考上，还念这些劳什子有什么用呢？我不服气，回敬道：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！”见我走火入魔了，母亲只好暗自落泪。

后来，母亲对我的抱怨一天天升级。她坚持认为，好男儿志在四方，耍儿子死守爹娘，就像一只水中的青蛙，围着池塘转来转去，只能吃到小虫、小蚊子；只有跳出池塘，冲向那无边无际的稻田，沿着水源寻找河流，扑向江湖，再游历大海，才能开阔视野，捕捉机会，吃到大鱼大虾，如果运气好，说不准还真能吃上天鹅肉呢。母亲说得苦口婆心，我听得心烦意躁，情绪一天比一天低落，文学梦也似乎越离越远，就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下去了。再后来，我和母亲发生了“冷战”，她不再理我，我也不再理她，母子俩很有默契地干活、吃饭，只是缺少任何语言交流。

造成这样的局面，是我始料未及的。后来我常想，如果不是因为这场“冷战”，也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故事。这样说来，母亲还是这场故事的推动者呢。

故事的转折点是这样的：一天，我从外面干活归来，母亲忽然对我露出了笑脸，主动对我说：“心亮，我也是刚得到的消息！是这样的，我家几亩稻子，早就薅了三遍秧，人都闲得长草了。要不，你到江西去砍山吧。砍山是轻活儿，听说一天能挣十几块钱，有人想去都得了空儿呢。”

江西？我一听，心头一亮。听老一辈人说，我们老金家的老祖宗，就出自江西。几百年前，老祖先们跟随一大群可怜的受难之人，在战乱中拖家带口，离乡背井，逃到大别山区。这样说来，江西还是我的老祖根呢，这可是

寻根认祖的好机会啊。

母亲见我动了心，就赶紧趁热打铁：“白树岗的刘老板刘有仁，托人到这里来找人，急得很，有好几个人要去呢。你想去，就快点报名，不然就赶不上趟儿。”

“刘有仁？这名字我怎么这样耳熟呢？”我问。

“对对，你肯定听说了。刘有仁都三十的人了，家里穷得丁当响，没有一样值钱的，一直说不上媳妇儿。前年去了江西，做了砍山的老板，当年就把一个江西妹子领回来了。白白净净的一个小媳妇儿，长得好，性情也温顺，谁不夸她？不到一年就抱了个胖儿子。心亮，你是刚毕业的高中生，难道还不如他？”母亲说得滔滔不绝，越发兴致勃勃了。

“妈，听说刘有仁这人不可靠，好吃好赌，到现在还欠着人家的血汗钱呢。”我有些顾虑。

“不怕！这次来带人的，是他的弟弟刘有义，刘有义比他哥哥的人品强多了。到时，我们只管找刘有义要钱去。再说了，只要能带个江西妹子回来，白干一年也值了，嘻嘻。是不是？”

“难道江西妹子是一堆刚下树的小甜橘，等你拿钱去称二斤？”我有点儿听不下去了，“妈，你不就是想打发我走吗？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我去就是了！反正啊，再待下去，我都要憋疯了！”

“唉！唉！”母亲长舒一口气，这才扭身去为我准备行李和路费。

这是一年最热的季节，为了摆脱母亲的唠叨，为了结束“冷战”，我只好去了江西。走时，除了行李，我还带着一本《唐宋诗词精选》，预备打发山里的空闲时光。我的初衷，就是出去散散心，见见异乡的田园风光，吸吸江南的清新空气，以免再看见母亲那冷板凳一样的面孔，至于什么江西妹子，我只当那是一个遥远的传说！

谁知，我这一去，竟真的与江西妹子结下了深缘，并且成为一场阴差阳错的爱情故事的主角之一。

2

我们一行十几人，先坐上了去武汉的汽车，又转乘去德安的长途，经过

十几个小时的颠簸，途经永修地界时，便下了车。

因为打算在这里过冬，我们带的行李比较齐全，有夏装，也有冬装；有蚊帐，也有被盖，塞了满满的两只蛇皮袋子。中途换车时，我们每人肩扛一只袋子，手提一只袋子，然后由一个人攀上班车车顶，一个袋子一个袋子地接上去，捆在一张网里。下车后，又有几个人爬上车顶，忙碌了半天，才把这些东西卸下来，摆在马路边上。站在路边，朝四周望去，就知道这里也是无边无际的山，山与山之间也是无边无际的稻田，和大别山区相比，没有什么两样。唯一的感受是：这里的山比我们那里的山要矮得多，山上也见不到裸露的石头；再看看马路两边一直连接山底下的大片稻田，有的正在收早稻，有的正在栽晚稻，农田里聚集着一簇簇的农民，处处呈现一派忙碌的景象。

刘有义领着我们往一条山下小道上走，这时我们忽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：紧挨着山脚下的那片平坦部分，长满了像山上一样的丛林和木柴，有橡子林，有细皮条子，也有刺泡泡树，甚至还点缀着稀稀拉拉的小松树、小枫树，可是仔细一瞧，周围却被一块块田埂围着。天啦，这分明是一块块稻田呀！怎么不种上稻子，却让它们荒芜了呢？这在我们老家可是难以想象的！

刘有义就像我们肚子里的虫子，会意地说：“你们看，这么一片一片的稻田，中间却没有几个村庄。江西人少地多，种不过来嘛。那些山田都是大集体时开垦的；现在承包到户了，谁再愿意累死累活地干呢？只得舍远留近了。”

顺着山冲小路一直往里走，走近了，发现眼前的山全剃了，从山顶一直到山脚下，全是光秃秃的。大家问：“这山是不是刘老板带人砍的？”

刘有义说：“这些山原来也是我哥包来的，可是我们的人手少，根本剃不过来，不仅山主催要剃山费，连砖窑里的老板也隔三岔五地来要柴火，确实没有办法，只好转让给四川人。如果我们今天不来，连我哥现在包的那些山，也留不住了。”

山柴这样抢手，我们早在意料之中。昨天我们就已经听刘有义介绍过，说这里的集镇发展很快，房子一栋接一栋地盖，就连许多农民都在翻盖新房，所以砖厂供不应求，遍地小砖窑也应运而生。小砖窑烧砖，用的都是土办法，人工和泥，人工制砖坯，人工装窑，然后用山上的木柴烧制。所以，山柴供不应求，有多少就有人来拉多少。山也是承包山下农民的荒山，他们

一年四季忙自己的稻田，顾不了山上的事，就包给外乡人。有论亩定价的，也有论山论片定价的。对于当地农民而言，每年能够从刚刚分到的自留山上得到一定的砍山费，也算是额外的收入，价钱好说好商量。于是，就成全了来自河南、湖北和四川的剃山佬们，他们跟同样来自外乡的窑匠们建立了合作关系，成了江西的外来工。其中就包括刘有义的哥哥刘有仁。这刘有仁也算是捷足先登的人了，谁都知道他做得很成功。

走了四五里地，眼看就要到头了。这才看见一座大大的工棚，正搭在前方的一块平坦的山坳上。这时，从山坳那边迎出一个人来，正朝我们大步走来。

那人走近了，就有人认出来了，是刘有义的哥哥刘有仁，我们的老板。乍一看，就像是一位剪径的山大王，头发乱蓬蓬的，脸上黑不溜秋的，衣服穿得也不齐整，倒是挺干净的；说话也一冲一冲的，一听就不是一个善头儿。我倒不明白，这么一个人，三十多岁还搞了个江西妹子。而他的弟弟刘有义，长得光光溜溜的，人也和气，至今还打着光棍。这人啊，真难说！

刘老板老远就冲我们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你们总算来了！我的眼睛都盼大了呢。”

我们就势把行李放下来，歇口气。刘有仁打量了我们一圈儿，说：“都是远乡近邻的，大多数都认得，也晓得是哪个村的，就是叫不出名字。一看大家都是干活的好手啊。”

我坐在蛇皮袋子上休息，刘有仁偏一偏脑袋，才看清掉在后面的我，说：“嗨，还有一个年轻的小白脸，刚毕业的学生吧？”

刘有义介绍说：“他是金家湾的金心亮，还是高中毕业生呢，是去年才毕业的，差一点就考上了大学。”

“高中生！可是相当于过去的‘秀才’啊。金心亮，在我们这里，你可是文化最高的。不过，我们这里可不是学校，也不是舞文弄墨的场所，更不是卖弄斯文的地方，而是汗珠子摔八瓣的地方，出力卖命的地方。你行不行？”

听了这话，我心里老大不痛快，就梗梗脖子说：“你们行，我也能行！”

“好，我就喜欢听这话！”然后又对大家说，“现在我们不必回工棚了，直接去王大天家吧。王大天早就跟我打招呼了，他家的头季稻刚收完，紧赶着又要栽晚稻，累得够戗，让我无论如何带人去他家帮几天忙。不亏待



我们，除了管吃管住，栽一亩地另开四十元呢。好家伙！眼看天就黑了，我们就去他家先住下来，养养精神，明天一早起来干活！”

“天，栽一亩秧就给四十？乖乖！”有人觉得值。

“人家也是着急上火呗，季节不等人啊。”

刘有仁在头里带路，我们这些人又扛起行李，调转身子，朝来路走回去。多走了冤枉路，即使心里有怨言，也憋在心上。回到公路上，我们又顺着柏油路往东走了四五里，才见一个大村庄。村名叫王家畈，一块水泥板上写着呢。村庄也是一座普通村子，许多房子横七竖八地摆在那里，连树木也少得可怜。房子稀稀拉拉地盖着，多是土坯房——跟我们老家一样。所不同的，是每家每户门前留一大块空地，全用水泥“硬”上了，上面几乎都晾上了新收割的稻谷。眼见天黑了，农民们正把稻谷拢在一起，用苫布盖上，等来日再晾。

一进村口，就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庄稼汉子迎了过来，对前面的刘有仁说：“你们总算来了，饭菜都给你们准备好了。我早就从田里回来了，刚才还急得不得了，担心这几天天气不好。”

刘有仁说：“老王，有我们帮你，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。不过，我们可是要现钱的啊。”

王大天满面含笑向着我们，大声说：“老乡，都是老乡啊，见到了你们，我就有一种回到豫南老家的感觉，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给我们分烟。

难怪他的口音还保留着我们家乡的味道！听他说话，我们也有了回到家乡的感觉了。

“你也是从豫南迁过来的？”一个岁数大一点的工友接过香烟问。

“大跃进、人民公社那些年，豫南一连三年天干，收的粮食有限。我们老家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人都饿死光了，没饿死的就逃荒要饭。我奶奶、我爷爷，我大伯、我三叔，还有我姑姑，我母亲，我姐姐和妹妹，都饿死了。我大大（父亲）把我兄弟俩带到江西来，才留下了活口。”王大天一面说着，还一面揉了揉眼眶，声音有些颤颤的。

刚才在路上，刘有仁就替我们介绍过王大天，意思说得差不多，就是

差王家父子三人一路要饭逃到赣北后，在山脚下搭了个草棚子，然后给集体拉板车，搞点粮食养家糊口。兄弟二人，老大是王大天，老二是王大地，有吃有喝的，一个个便出落成了帅小伙子，有个子有力气。长大后，又被本村两户人家分别招了坐堂（入赘）女婿，算是安家落户了。兄弟俩中，老二最聪明，读了几年书，喜欢动脑子，无师自通学会了果木嫁接，后来被县林业局看中，招为科研所干部。只是两家人丁不旺，兄弟俩各自只养了一个闺女来，老父亲也是近年才去世的。

刘有仁说：“老王，要说江西这地方，还真跟我们有缘。听说在很早的时候，我们那里的百家姓们都是从江西迁过去的。要说回家，江西才是我们的祖根呀。”

“是的是的，我也听说过，各有各的说法，就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迁过去的。”王大天又用袖子擦了擦眼角。

刘有仁答不上来，便咧嘴一笑，把“烫手山芋”扔给我，瞥了我一眼说：“这个叫金心亮，高中毕业生，秀才。让他告诉你。”

这个问题其实难不住我，因为我早就从金家家谱里了解过一些情况，便对王大天说：据说宋朝年间，有个叫李成的朝廷守将背叛朝廷，发动兵变，并率部攻入豫南地方，烧杀掳掠，原来住在豫南大别山区的土著人所存无几，城乡十室九空，一派荒芜景象。豫南盛产茶叶，茶叶是国家的重要商品资源。因无人采种，当时的江州，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知府奏请朝廷，从江西强行迁入人口补充豫南，从事种茶贩茶生产活动。从此以后，江西人逐渐迁到大别山区，在这里繁衍生息，经历无数代了。

正说着，王家就到了。王大天冲着自己家里喊：“小快，告诉你妈，客人来了，摆桌子上饭！”

3

王家也是这样简陋，并不比我们老家的房屋强多少。整套房子只有四间，一间堂屋，一间仓库，两间卧房，外加一个小厨房；家具也是两张方桌，几张椅子，外加几条长板凳。在靠里的墙角上，还立着一只陈旧的小柜子，里面放着杂物。两张方桌正摆在厅堂里，刚好占住了大半个屋子。进门



时，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女孩子正从厨房里往桌子上端菜。我们依序进入堂屋两边的房间，把行李堆在里面，然后一齐抢占桌位。十几个人，加上此前刘有仁带来的五六人，一共二十多人，把两张桌子围得水泄不通。

我把行李放好后，又去了厨房，往瓷盆里舀了一瓢水，撩水把脸洗了一下，又漱了漱口，这才去了堂屋。可是，进去一看，桌子四周的板凳已挤满了人，根本插不进去，只好从矮个子的肩膀上伸进手，摸出一只碗，盛了一碗米饭。再去拣菜时，几盆好吃的豆腐和粉条，已见了底，只剩下几碗不同的青菜汤。正要伸手舀汤，一个家伙眼疾手快，把那碗菜汤一股脑儿倒进自己的碗里。看到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，我再也没有参与进去的兴头了，就端着碗，蹲在一边吃起白饭来。

刚吃了半碗，那个叫小快的女孩忽然在身后喊道：“爸，爸爸，你过来。你瞧，他一口菜都没有吃上。”

王大天从外面进来，笑呵呵地对大家说：“不像话啊，今天不知道你们到底来多少人，也没有准备什么好菜，亏待了你们。明天，明天就去集上一趟。”又指着我说：“小快，你把这位秀才哥哥带到厨房里，看看还有什么菜，给他拣一点。”

小快“哎”了一声，朝厨房跑去。

刘有义对我说：“心亮，你也太斯文了！这不比在学校里，见人讲究个礼让三先。在外面，吃喝拉撒睡，哪一样不靠自己？比的就是脚快、手快、脑子快。你不赶紧点，就什么都赶不上，别指望有人想着你。”

我没有理睬，起身去了厨房。厨房里只有咸菜，小快端着盘子，把咸菜狠狠地往我碗里按了一筷子。我说声“谢谢”，转身要走，小快又叫住了我，小声说：“再给你一样东西。”

原来是一颗蛋黄，小快说：“我刚吃完了蛋白，就剩下蛋黄了，也给你。”说着，又用筷子夹起来，往我碗里一按。

我再次说声“谢谢”，不由得抬头看了她一眼。这个操着半截豫南话、半截赣北话的女孩，长着一副白里泛红的脸，眼睛却清澈明亮，就像一眼山坳内的深井水，对着天空反射着幽幽的光；一头长发，乌黑锃亮，一直垂到脖子上，遮住了半后脸庞。只是那双手，一看就是干活人的手。不过，在农

村女孩中间，有这样的模样，也算是美女了。见我看着她，便抿嘴一笑，我也还了一个笑脸，转身走出去了。

（这个平凡而热心的江西妹子，就这样第一次走进我的心扉，并在那里逗留片刻，以至于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走出来。——这是后话了。）

吃完了饭，大家都站在门口观风景，用豫南话说，就是“念念消食经儿”。其实，此时天已擦黑了，能看见的，只是天上的星星，和村子里家家户户的窗灯。远处的山影黑蒙蒙的，偶尔才见一辆汽车亮着灯光，从村头一侧的马路上飞驰而过。

刘有仁从远处走来，对大家说：“坐了一两天汽车，都累了吧。要不，你们赶快睡觉，明天天一亮就得起床栽秧，把精神养足点啊。我呢，今晚就不在这里歇了。”说完，转身走了。

有人喊：“刘老板，又去赌钱啊。”

刘有仁说：“我老丈人那个村子的人缠住了我，都是熟人、亲戚，我不对付对付他们也说不过去。你们别管我！”

说话间，天渐渐黑透了，大家便陆续回到堂屋两边的房间。这时，房间里的大床已被人占住了，吵吵嚷嚷地乱成一团。剩下的人只好把被子铺在地上。大家不洗脸，连身子也懒得擦一擦，就和衣睡下了。骂骂咧咧的声音一停，立即传出如雷的鼾声，此起彼伏，响成一片。

我的行动又慢了一拍。当我提起行李时，不仅是两个房间，就连堂房地下也铺满了被子。大热天的，也没有人愿意靠得太近，几拨人正吵吵嚷嚷嫌挤呢。我叹了口气，朝王家仓库跨过去，一看，仓库里已然堆满了新收的稻谷，门都让木板堵得严严实实的。我只好又跨回来，朝大门口走去。本想在屋檐下将就一夜，却发现了王家的小厨房还亮着灯。厨房开着边门，从边门走进去，勾着脑袋朝里瞅了瞅：灶台和水缸上堆满了不同颜色的锅碗瓢勺，还没来得及清洗。里面空间虽然小，但灶门前尚有一块空地，原是放木柴的地方，此时正空着呢。于是，我把灶前的草叶收拾了一下，铺上自己的被子，背对着门口，和着衣服躺在被子上，把另一只装满衣服的蛇皮袋子当枕头，靠在上面。然后，翻出那本《唐诗宋词精选》，打开折页，对着电灯泡认真地读起来。



这时，我忽然感觉背后有人走了进来。我也懒得理睬，只顾看自己的书，却明显感到一颗脑袋正往我身后靠，甚至还能听到那均匀而轻微的呼吸声，闻到一股异样的说不出的气味。我仍然不理睬。背后便响起轻轻的笑声，说：“秀才，不睡觉，还读唐诗宋词呢？”

我一偏脑袋，看见了王小快，便严肃地说：“喂，小妹妹，我不叫秀才，我叫金心亮。”

“别较真嘛，大家都这么叫的。”小快捂着嘴巴又笑起来，然后从桶里舀出一盆清水，把锅碗瓢勺放进盆里洗涮，丁丁当地响起来。不久又听她嘟囔了一句：“不是秀才就不是呗，这么凶！”

我揉了揉眼眶，感觉睡意袭来，便把书放下来，朝被子下面溜了溜，面朝墙壁躺下去。

4

不知睡了多久，村头的有线广播忽然奏起了开始曲，把我吵醒了。一睁眼，天已微明，便坐起身子，拉亮电灯。在家里，我已养成了五点钟起床早读的习惯，此时正是这个钟点了。我揉了揉眼眶，又把那本《唐诗宋词精选》拿过来，继续赏读。

不久，门外传来窸窣窣窣的脚步声，一个满嘴赣北口音的女孩正在和一个中年妇女对话，却一句也听不懂。但我知道，那是王小快和她母亲的声音。王小快第一个闯进厨房，然后惊叫一声：“秀才，你一夜没睡呀？”

我眨眨眼睛，有点不满地说：“王小快，我说过，我叫金心亮，不叫秀才！”

“嘻嘻，我就喜欢你叫秀才！”小快忙着打开锅盖，往里面舀水。我知道她们开始做早饭了。

小快妈也走了进来，朝我呜里哇啦地喊了一通。我没听明白。小快翻译道：“我妈问你，怎么起这么早？”

“哦，刚醒，刚醒的！”我朝小快妈笑起来。

然后，我站起来，把被子拉过来卷好，重新塞进蛇皮袋子里。

这时，刘有仁也在门外喊：“大家伙儿起床了，赶快趁凉快下田扯秧，

早饭、午饭都在田里吃。大家伙儿抓点儿紧，尽量多干点儿啊！”

咳嗽声便在房间里响成一片。好在大家穿的衣服少，也没打算刷牙漱口，被子一卷就一齐出门，跟着刘有仁去了田间。走近育秧的田里，才发现王大天已经骑着“秧马”，早在那里干上了。

走近了，王大天站起来说：“刘老板，还有一点秧苗没扯完，我看今天早上就扯秧，上午一齐运到田里，下午正式栽秧，怎么样？”

“你是东家，听你的。”刘有仁回答。然后吩咐大家下田。十几只“秧马”已摆在田里了，大家分头朝“秧马”走去，我也抓住了一只。还有几个人没赶上“秧马”，就把扯好的秧苗提到田埂上，以便运送。王大天则陪着刘有仁蹲在田埂上聊天。

扯秧是手工活，比的是手指灵活，多是妇女干的。就说那密不透风的秧苗，根缠根地盘在泥里，一把扯多了，容易断苗，扯少了影响进度，既要比适度，也要比巧劲儿。扯完一把，还要迅速挑几根秧苗缠起来，这中间十个指头都要有分寸地动作，不全是下力气的活儿。这时，男人们的力气就用不上，可谓“笨手笨脚”了。所以，尽管我没有他们力气大，但比起扯秧来，并不落后于他们。当一块秧苗扯完之后，太阳已斜斜地照在我们头顶上了。刚好这时，小快妈领着小快把早点也送过来了，是两盆稀粥，一筐馒头，一捆油条，外加咸菜，送到一块平地上摆好。一声吆喝，我们便争先恐后地赶过去。在吃的方面，他们全是腿快、手快的。可惜，这次不用他们自己动手，小快妈盛粥，小快发馒头、油条，每人两个馒头、四根油条，咸菜自己随使用，人人平等。我虽然掉在最后，但小快没有亏待我，多给了一根油条，她还轻轻地告诉我：“不够，再给你！”我也轻声说：“够了，谢谢啊！”

吃了早点，抽烟的抽了支烟，大家面对着一望无际的稻田胡乱地侃了一通。估计刚吃的粮食已消化了一半，刘有仁说：“上午把秧苗全部送到田里，撒开摆匀了，啥时干完啥时吃饭啊。”

由于去王家稻田的路窄，不能用板车推送，只能一担一担地挑。挑秧用的担子、筐全准备妥当了。

同扯秧相比，挑秧可就是比力气的活了。大光棍们个个有卖力气的能力，早就憋足了劲头。湿湿的秧苗装满一挑子，足有二三百斤吧。瞧瞧他